

五

文評類



60021

呂子評語餘編卷四

陳大樽稿內摘錄

復社之支其文字行世風氣爲之一變者莫如雲間之幾社爲最盛一時菁華爛熳儁材輩出其崢嶸足傳者如夏允彝彝仲周立勳勒卣徐孚遠闇公王光承玠右及大樽陳子龍當時卽爲四方所推重數公者亦皆激昂自負思以其手足之烈支維傾折爭名號於人間慨然有東漢江左之風焉而數公之中其才情足以揮斥氣魄足以憑陵光華足以炫耀辨駁足以鼓動者又皆服大樽先生爲之首及其終也有以不得志病早死有間關播越不克有成而死有赤腳雜田父終不見人自湮其跡以死皆風標挺特而先生與夏公致命危流大節爲尤烈嗚呼其平生相期許可謂皎然不欺而先生之領袖諸賢又豈苟然乎

呂子評語卷四

大樽

一

徐編

哉然而氣運傾移有非人力所挽者雖志義有才略之士亦且爲氣運所使而不自覺則吾於雲間當時之文蓋三歎而痛惜之不能已也當崇禎之初其文驟進乎古理雖未醇漸知有先正傳註矣而忽焉潰決者誰與其人有主名其事有緣起然而君子以爲此皆天也天欲亡人國不欲斯文之興於此時則必生其人其事以敗之卽志義有才略之士亦靡然而崇其說人品以晉爲高詩以王李爲極文字則以東漢魏晉齊梁爲宗而詆黜唐宋於宋之理學爲尤惡如猛獸毒藥焉至於波蕩陸沈而不可復理則豈非爲氣運所使而不覺者與然吾以爲諸君子之陷入其中也亦有故彼見夫國勢窳潰內外交乘兵罷而不足用財匱而不足支士大夫習於文貌相欺而不足恃其弊略同於宋奮然思有以振起之而誤信良知後人之說以爲宋

之弱不可爲。由於講理學不講事功。於是其體取之真率脫落。其實取之功利作用。其爲鼓舞標格。不妨取之俊詭豪華。而所謂傳註先民及唐宋大家之學。皆近於宋弱而不可爲。嗚呼。是何所見之謬哉。夫北宋有二程而不能用。其所用者爲王呂章蔡南宋有朱子。不惟不能用。且斥其身。禁其學。而所用者爲秦湯韓賈。由是以致於亡。然則宋之弱正弱於不用講理學之人。與信用講事功之人耳。然而諸君子者。方且謂吾茲以人力挽氣運也。而不知其所爲挽者。卽氣運之使至於亡而不自覺也。夫天下庸劣萬輩。流俗頹壞。無足爲怪。惟志義有才略之士。亦不免於氣運之使。此則真所謂天矣。莫可挽矣。今觀其一時所作。雖師承文選。然其本質超然。皆不爲體調所汨沒。彼其才情足以揮斥。氣魄足以憑陵。光華足以眩耀。辨駁足以鼓動者。猶

呂子評語卷四

大樽

二

餘編

英英然自出於豐詞縛句之表。使其講求理學。而得周秦漢之真源。以極夫唐宋大家之派別。則其所成就何如者。然天下將亡矣。而文章氣運反如此之極盛。則古今以來未之有也。故曰天也。崇禎己巳。大樽與艾東鄉爭辨文體。陳主文選。艾主唐宋大家。反覆不相下。時東鄉負海內宿望。以前輩自居。而大樽一少年與之抗。至詆訶攘臂。吳中後生相傳爲快談。然不二十年而國旋破。兩公皆殉難。而大樽晚年文字。亦刊洗鉛華。獨存淡質。卒同東鄉之旨焉。此亦猶弇州之於震川。有余豈異趨久而自傷之悔歟。夫文章指歸于古一塗。浮氣消。則至理自顯。安有絕世之聰明而終不悔悟者哉。然則是稿之文。固先生之所晚悔者耳。而又何存乎。蓋先生之生平。不必以是稿傳。是稿之美而未善。亦不足爲先生諱。顧崇禎季年之文。莫著于雲間。雲間

之文。又莫著于先生。其光芒四發。固自不可磨滅。而所爲氣運之變。與人力之奇。後世可以觀感者。並在焉。則先生此稿。固有不可以不存者也。言記

先生文磊落多高曠之致。其視漢唐間人物品節。固足盱衡簡點無辭矣。第聖賢分上說不著耳。

好言史事。好談功利作用。好二氏無忌憚之說。好聘奇才而又疾聞理學。其議論必極於亂。以大樽先生之名節而猶不免。亦平日之習誤之也。不可不以為戒。

評家謂臥子文自庚午後漸卽矩矱。看來畢竟庸庸無精詣。所謂漸卽矩矱。亦祇是氣局漸老成耳。義理須實得。當時不會用得工夫。雖皓首不離舊見也。

六朝聲調人多以爲甲靡。大樽爲之更見道逸。此杜少陵自許齊呂子評語卷四。大樽

梁後塵。所謂轉益多師。是汝師也。今人貌爲漢魏盛唐。乃真甲靡矣。

有大開拓處。有細筋節處。闕其一妙。不成作家。

雲間仿古。大率在詞調風韻上著力。

視思明二句文云云。艾千子昭明有融。高朗令終。此雅句也。節而爲融。則不雅矣。明四目。達四聰。此典句也。節而爲明。達則不典矣。近日名手往往犯此。此風始於六朝。其意以組織句字爲主。若簡老質勁。自無此弊。千子論用詞之謬。最是文人大病。蓋簡鍊古法也。而鍊而傷理。則大害文義。卽此文所指二句。明達雖欠自然。明爽然猶帖耳目。若融朗則尤不典切矣。

大樽文亦多掇美詞。但氣體高貴。其音自旨。正如雅儒作吏。案牘皆見風流也。

能體會章句。則其法自精而品自貴。若於書義模糊。雖格式合拍。猶無法耳。

體格合法。而機神宕逸。有高朗秀發之氣。有寬閒和豫之音。文品之雅貴者也。

滂沛騰踴中。多短節峭勢。得于瞻行文之妙。他人以疎放爲蘇。不知蘇者也。

凡起結不同。大小不等。配合爲題。大費營構。在古法以自然還之。竟用搭題線索。蓋慶曆後法也。而能以古文氣脈運之。浩浩莽莽。自不傷大雅之體。

凡文段落參錯。紀律森嚴。此易爲也。其間運設屈曲。起伏變換。而廻環一氣直達。無復界畫刻絕。非熟於古者不到。

題理精微廣遠。非弘深之論。不足以發之。然無當義理。而貌取大。呂子評語卷四。大樽。四。徐編。言。只如無有耳。

文有英姿。雖極端重。皆見高偉不羣之槩。不諧流俗塵滓肥膩。此乃謂之華貴。然不熟兩漢唐宋諸家。雖欲爲之安可得。

當時雲間宗效。選體流爲板滯膚漫。惟大樽先生有逸才。足以駕馭陵暴。故雖用浮重之體。而自見風流。

蓋以其裁折正史。澤于深要。一變秦人之舊話耳。此文獨抒英論。不襲考工一語。良亦不愧斯號也。議論有大小高低。總之

切而通達。則大。非以夸張也。切而透闢。曰高。非以奇詭也。此只是精核。而自然濶大。自然高昌。卽玠右號之爲新。亦惟切理而

不襲套話。故新耳。

先生文收縱折旋。大起大落。皆有局段。有手法。但所見不醇耳。醇

便可陵駕古今矣。

瓌麗不足奇。雄古不足詭。比比排偶。而直似一氣散行。嘯傲騰躍。只在繩尺之中。斯爲異才耳。

天成異質。一騫一舞。皆有凌雲躡景之奇。要其神逸。俱在雲霞斷處。掩映往來。便覺回翔掣掣。總非凡近可翫。

文有論有叙。有點綴。論欲其高偉。驚懾四座。叙欲其閒密。似闕略而機勢極道緊。點綴欲其藻采古雅。不雜時艷。備斯數者。足稱著述之才矣。

雲間習於文選。故流連六朝。俳優爲多。惟大樽有雄氣逸骨。爲之能不傷雅耳。

先生文義雖不密。實能以言論聳動人。手腕悍利。舉止高闊。見者自不敢輕相簡點。當時氣象如是。

呂子評語卷四

大補

五

餘編

波鱗浪縠。雨暈風輪。皆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之樂。

義蘊苦不精深。而朗朗見疎豁之氣。世間塵翳。總不得浣其虛明。而自有其虛明之塵翳。此處正難說也。

縱馳騁。則騰驤出奇。受銜勒。則跼蹇無意。此長於論事而短於理法之病也。

典制題須切實。也須於古今事體大段詳核。乃切實得來。今日欲以枵腹空拳。白撰成之。却是難。

雜雅百乘三節文

云云。孫若士嘗謂六經而外。如左。如騷。如史。如

漢。如韓歐諸大家。正如日星河嶽並垂。天地之間。不可缺一。自拈括之。習既深。諸書遂等爲異物。工掇拾者。又墨痕不化。遭人唾厭。臥子備有諸體。液而出之。投之所向。無不如意。世遂以此等文爲規摹史公。天下有規摹史公之臥子乎哉。看左傳叙

事之妙。至公羊穀梁叙來又別。國策妙處。到史記漢書略換筆法。又自成一妙。自古文章變化。正於此出奇無窮。然却是遞相師法。非掀翻前人也。此文用史記筆法。變換孟子叙事。其顛側詳略。開著眼目。聯鎖波瀾。皆于長遺則。大樽先生規摹得其法。便能變化出奇耳。若士謂不是規摹史公。却太過。所謂掇拾墨痕不化者。故是鈍賊。原不算規摹古人也。試舉似荆川先生之規摹史漢。則大樽又祇覺其墨痕不化矣。然而荆川先生亦止是規摹得妙耳。無他奇也。

云云。用秦漢詔策。與峭錯落。其纂組可謂工矣。然正古之所謂吞剝。非真能摹古者也。李于鱗王元美以此法爲詩古文。雲間因襲之。未嘗不驚動凡俗。而不免於識者之訶。故元美初薄震川。而終乃悔服。大樽極詆東鄉。而晚年詩古文亦棄別少作。以此知文字自有正宗。不可以形似求。兩公好學不已。故卒能轉悟。彼終身白強者。徒見其不通而已。

錢吉士稿內摘錄

吉士論文。極嚴於古法。人疑其太拘。讀其稿。變化生動。逸興遠神。橫情快議。無所不有。始知其所講古法。非近人死板粗見也。人爲圓。斯軟熟矣。而吉士圓中有方。濶生勁之氣。人爲密。斯恬滯矣。而吉士密中有蕭疎宕逸之風。此方是大家圓密文字。世間講圓密者。皆畫狗而自題曰虎耳。

外面寥濶無窮。區宇皆鞭辟向源頭處來。故其跌宕波瀾。皆有星雲海岳之氣。

字不多設。而義蘊深弘。局不開張。而氣象間遠。如此乃是當簡鍊二字。

精卓深微。而出之曠然。如泉下峽。如金流冶。皆自然道妙。所見者真。便非經生揣合影響之談。

理解清真。脫手自然。瀟灑無礙。正以刻意取之而不可得者也。割截題自爲起止。此古法也。慶曆後用挈縮鈎鎖。其講究益細巧。然但見其穿鑿纖瑣。而古法漸澌矣。看吉士所作。何嘗首尾不恰好。

於書理剖析晶融。無絲毫疑隔。故能暢達其所以然。凡人不能正面老實講者。只是書不明。所謂書不明。不止是訓本句。於道理各處貫通不來。則本句似明原不明耳。

多於外邊遠處得來思議。於對面閒情得來風神。然刻琢正在箇中。乃知枯樁覓兔。故是無靈性獵犬耳。

有謂吉士墨守繩尺。絕少波瀾枝葉。其實不然。但其爲波瀾也較呂子評語卷四

吉士

七

餘編

有源流。其枝葉必有根本。非俗士之波瀾枝葉。故不識其妙耳。凡文鋪張潤綽。推演高空。變詭百千。總不若平實數語。久味之而益永。舊人所謂樸拙之中至巧存焉者也。

游神在語句之外。故境界無多。而洞壑深幽。令人裹糈束炬。捫歷只在此中。愴恍如出塵世。

志於道章文

云云

吉士

自以不作四段欲廢此文。看來何必定

作四段。此是吉士持法太拘處。吉士因時文淆亂。思以易天下。故其嚴正。先自治始。學者不可不師其意。要之體生於理。理真則體自得。徒論體。則雖板作四段。仍無當也。此文佳處。正與四段無異耳。

可以託六章文

云云

吉士

粗服亂頭。硬盤疎節之中。自有精密之法。

真樸之意。行乎其間。此遜志集中文字。潛溪所稱青天白日水。

涌山出者也。吉士爲東林復社後起之秀，其感歎憤激如此。時事之鞠凶，與諸君子之邇言是爭，不潰於成，亦可見其概矣。創闢之解，原只是傳註之精思，知此可以閉門造車。

揆遁中天然一片，委婉中骨力嶄截，與時下婆子舌頭迴隔，知此乃可與言風神矣。

委宛曲酌之文，易流滑悞。吉士却筆筆峭利超逸，非俗腕之所能摹也。

逐比有精義，便不見其排垛之多。但覺轉說轉通暢耳。故文格高下，隨氣使氣之盛衰，大小明晦，隨理使。僅於股法局法講是非者，真偷破餅罐鈍賊也。

人於冠冕題，一味鋪張。吉士只簡鍊結實，到結實之至，其冠冕也不賴鋪張矣。

呂子評語卷四

吉士

八

餘編

張受先文字以氣象爲先。文之佳者，不俟察其理實，但窺其氣象已足。函蓋羣家矣。受先之論倒矣。要之氣象必從理實生來，不察理實，有何氣象。

繁枝落盡，老幹獨存。一虬一蝕，皆有神態。百里外望之，便令人咨嗟起敬。盤桓其下，自不忍去。

文莫妙於句句空中裊摺，如遊絲千丈，舞弄晴光，柳條花片，隨其縈拂，不放一筆粘煞，而語意已無所不盡。

題中字總不放一箇字閒，每字必有頭一皮門，面思議亦必撥棄，再進一層，方見精蘊也。總不放一箇字平塌虛餒，是爲老作家。全以識力行文，而心平氣和，有揖讓登歌之象，則其養厚也。

君諫道章文云云。胸中見得聖賢大意，日常看徹義利關頭，拈此等題，自然玲瓏剔透，頭頭節節，無不鬪笋泯縫，但向講章

文法求裝頭蓋尾過腰接脉。總是一磁粉碎。行文須得大頭腦。小巧不濟事。

實做處。形勢少而斤兩極重。此煉丹家縮母法也。

上瞻下盼。位置恰好。恰好者文之至也。其吞吐蓄洩之妙。皆從恰好得來。天下知勇所難爭者。只恰好耳。

不類周秦以下文氣。又不犯子書。又不入後世孫劉造作窄奧爲奇。此爲真古。

文有解衣盤礴旁若無人之樂。祇是讀書見大意。提筆直追其所見。小縱則逝矣。迅風揚帆。雖遇仙島神州。固不得泊也。

澹宕之中。自具銀鈎鐵畫。正使刻琢者喪神守。粉澤者露穢形。乃所謂絕代風流也。

手法玲瓏。至密至巧。然無他巧密也。理路清極耳。

呂子評語卷四

古十

九

餘編

凡下文在別章。不傷語氣。犯亦何害。先輩於本章且不避。况別章乎。學者當論理。何可泥俗法。或曰。制義自有體格。恐亦當詳謹。曰。當理卽是體格。彼所謂體格者。不出於先儒。不見於國典。而妄以爲當然。相傳世守。直諺所謂周婆制禮耳。

典制文字。須有體。有義。有實。有用。有光彩。氣象。吉士備矣。

湛深經義。故其議論高濶。而有本。其聲色沉實。而有光。其格律正大。而有骨。非朝榮夕萎之華也。

格局節奏之妙。能手要可以蹤跡也。若其下語精當。皆源本經史稟裁義理。鎔煨變化而出之。字字秤停。不可增減動易。斯見學者本領耳。

甚急之氣。却正以逗留激其勢。順溜焉。則散緩矣。一滾下。則促盡矣。此精於取急氣者也。

肅括高凝之中。自饒博茂寬紆之氣。斯得漢人之力多也。
學有本領論有根據體有氣象語有斤兩辭有光華此爲制作之
才。

長題看他斷處。接處。轉處。採碎處。倒插處。回環互紐處。忽生忽滅
皆出人意計之外。徐而按之。天然不易。乃見其作用之妙。

善於用曲。善於用轉。善於用頓。用跌。便波瀾不竭。奇趣橫生。
淋漓鬱律。磅礴蒼涼。惻惻動古人之心。靡靡隕吾心之涕。所謂文
生於情者。古今可接。天地欲迴。非可得之行墨繩削間也。

千迴百折皆循其自然之勢。其法只在拆斷處。其妙却在蜿蜒貫
注處。筆筆討好在前一層。乃知直喝題面爲得古法者。真笨伯
也。

開章首句題。不難於括攝全章。而難其幽蓋得渾然。堯裏得不露
呂子評語卷四 古十 十 餘編

固由氣大能籠罩。亦由法意深密。故筆有餘閒而無虞蕩溢也。
昔黃麗農語余。匡廬之勝。與天下名山不同者。匡廬中一樹一石
一泉。皆出奇秀。人方驚玩不定。遂忘其高大。不識真面目矣。文
章奇變生動。應接不暇。令人忘其裁製之密。亦猶是也。

質亡集內摘錄

吳雨農云云。看作一片文字。疑有高山大川以間之。看作逐

段文字。又疑有烟雲風雨以繞合之。古今之間。當獨置一位。

處處將兩面意思。陪襯出正位。以截語言滲漏。中間止用幾箇虛
字作轉紐。反覆發明。此法得之昌黎。上宰相第二書。似乎輕快
無難處。却不見他用意極精。氣力極大。

嘗於大雨中觀龍。忽露肢於破雲。忽垂尾於烟際。東沒西出。終不
測其去來盤舞之所。文到絕迹凌虛。不可方物。約略近之。

情深則詞益激越。氣壯則音益蒼涼。

清空一氣如話之文。每失之淺薄。失之直盡。失之俚。失之枯硬。失之放。能以歐曾之頓宕醇愉。行蘇氏之明快曲暢。又一奇也。

文中曲曲灣灣。如沿山驀澗。每至暗石危磯。必有奇響以出之。令尋幽者深歷而忘其奧遠。疑其爲仙區靈境矣。

道理見得高澗圓足。則落手處不嫌輕。落墨處不嫌淡。自有含咀雋永之妙。但不許白撰家依傍口舌作生活耳。

渾斥若出八極之外。而按之。只在家常目下。是爲真奇。

搭截題組織映帶。亦體勢所必然。老手異人處。只一氣迴旋。如順筆直寫。略不經意。使讀者亦相忘其針線之巧。是爲神品。

用力全在幾箇轉折處。搏成一氣。其訣只是隨起隨滅。卽渡卽走。若在各正位。掛搭一絲。卽成敗關。後生於此處。討得箇消息。直

呂子評語卷四

第七集

十一

餘編

是變化不窮。動筆便有多少快活處。

風力藏於體勢之中。議論顯於描摹之下。一縱一掣。皆有作用。却渾然不見鈎鎖針線之迹。此大家史論之文也。近世惟黃陶菴陳大樽有之耳。

陸雲若每言讀書不貴善取而貴善棄。故其爲文也。與靈氣往來。字裏行間。別有阡陌。

文不患無穎思。先苦無妙筆。意理布設。不必異人。但筆妙便處處異乎人矣。筆之不妙。亦坐不讀古。古不獨經史子集之大者。如檀弓公穀說苑大戴禮韓詩外傳之類。若不曾讀。亦不能盡用筆之變。

爲翔縱掣。欲近故迂。如阜鵬盤旋赤霄之上。以雲霞爲出沒。其用意止在平蕪。但令仰觀者目亂耳。

胸無識趣則所揚詡皆卑庸有識趣而無淹洽之資與烹鍊之法亦淺鄙而無可觀。

字字挨講得古法而不見挨講痕迹總在逐字意義上著力原不曾有講格法意也。單講格法去古轉遠。

題面錯雜不倫入作家手中各按隊歸伍部署整齊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觀其軍容可以思其一心運用之妙。

峰巒起伏奇嶮幻生造意破空窺攝通體極營構之新巧然皆循自然之勢無搥鑿之痕蓋得之于長多也。

吾嘗登雲岫東望大荒思虞淵若木金銀宮闕在有無之間心與之遠於文境空靈縹渺恍惚遇之。

禪家薦機只在轉語轉不出便墮鬼國文字妙處也多在轉語轉不出便入死地然禪之轉要轉却理字令盡文之轉要轉得理

呂子評語卷四

質亡集

七

餘編

字令不盡此不盡之轉也。

筆頭愈轉愈靈靈却不在轉處。

只熟於抑揚襯拓之法便博換不窮。

凡文章爭新出奇只一箇切題入情便是變化不窮之法。

備極水陸之珍而據案夷然猶云無下箸處此真晉人名士風流也。今人講究食品者左殺右截百羞羅列雖有瑤柱駝峰而未

能免俗。不過大官供具耳。

近人講究理體則不免於白俗若馳騁材辨則矍鑿浮演而不知所歸皆不足與語大雅之業也。讀麗農兄文如與秦漢間人酬對無一魏晉下氣質而其旨趣法律又未嘗稍溢於雒閩之言斯可以稱大雅矣。

可笑近時做虛字不論意理神味只將浮調襯還他原字以為如

題得法看能手做來極其淋漓痛快。又何曾演唱原字。故文字妙處。只在情思內尋取。若徒求之格式聲調間。吾斷其必無長進之理。

比喻題一說破正義。不但失行文之體。卽十分奇暢。亦索索無味矣。讀韓文中應科日與人書。雜說獲麟解。毛穎傳。古人正於此得文章之妙。

古今文章難盡。止是靈氣往來。日新不息耳。道理只是這道理。不曾有甚詫異也。看其人拈起一番。又覺雲山改色。

凡文之曲轉者。其腕力必柔緩。其徑路必幽細。曲轉而但見其腕力之適雄。徑路之昌達。先輩中惟熙甫。近時唯正希。可與語此耳。

文章重體體在意義。不以文貌。正如朝廷處置得宜。則藩鎮讐服。呂子評語卷四 質七集 七 餘編
使臣應對有禮。則敵國敬從。初不在命大官說大話也。知此者。可以定臺閣制誥手矣。

處處用點染。絕不嫌繁。積堆垛者。何也。人必曰。以其處處照顧本旨。從此生法也。然時人亦知照顧本旨矣。而頻呼空喝。祇覺其淺鄙者。又何也。以此包空腹人。無可與論巧法。

凡以俚鄙爲真樸者。不讀書人之言也。真讀書人。越真樸。越古雅。文之於天性。但有增益。無損傷也。

熟於史學。便多無中生有之法。東坡殺之三宥之三。開想當然一例。是其家傳史論習氣。然蘇氏文章奇橫。亦出於此。

有天然排偶。有天然參差。篇法對法。奇巧變幻。止得一如題法。可知如題之不易言矣。然尚在格局上論耳。頗有善於布置而文不足傳者。無淡雅之氣。 六 狂之風神。只是弋陽子弟

排場耳到此却少不得古學。

自有所得之言則淡而味醲輕而力重與時文巴攬形似語直有野狐獅子之別。

意在筆先神遊句外讀訖每若有所未盡斯含蘊之妙也。

如身坐堂上勘驗堂下之甲乙又如重提公案回互入門之賓主一絲不掛自露全身寒水長空隨過隨掃此種道是於禪學得力不由文字中來其實不然畢竟奈何不下一部莊子。

勢以多變爲奇意以善蓄爲美。

慶曆以後講提挽串插愈巧而古法亡矣舊人作極無理搭截題目也只隨路布置而奇巧自存不賴提挽串插也然以語時人反以爲無法矣。

天下至文只在人情世故中一經拈破覺滿前里談巷諺無非錦

呂子評語卷四

質亡集

古

餘編

囊收貯之物粗心者自棄地不顧耳。

蓬索在手隨風轉脚使順使逆倒左倒右橫江出峽操縱自由真遊頭樂事此等境界那得不向古文採取。

說理最難得明爽精切胸中纔有纖毫蒙翳則舌根生瘰指甲出疽矣。

但用本文白戰愈轉愈奇幻舊人往往爲之入近人手便覺油纏可厭蓋舊文以理爲層疊以意思爲變滅不僅於聲調求多故可貴也。

繁憂隱痛不必無過頭語要有至情纏綿筆墨間自是真氣流行此出師陳情祭姪之所以傳也。

尋常見解到才人指下便另闢一乾坤不問人形物態從日星河嶽事事不同始笑釋氏恒河沙世界老氏異地水火風故爲大

言奇事。越見其庸陋耳。

昌黎作文怪怪奇奇。人莫測其際。獨有議禮文字特醇古。有三代以上雅頌氣象。

典制題據實者無當大義。弄虛者不知典章。兩者各失。然其病同歸於不學。卽觀所謂據實者。亦不過從時文中抄掠膚詞而已。於禮制源流至論。初未嘗習。則固與弄虛之不知典章一也。有力量氣魄。則卷舒之際。自生奇偉。凡假借外間好議論藻采以爲勝。皆非自得者也。

左國以上之文。自是左國以上之理。絕無後世狙詐媮薄之意。所以可貴。七雄而後。人心術變。而文氣亦削薄矣。後世經濟家言。非過於縱橫捭闔。卽失之簡刻嚴峻。此皆流禍於國策者也。

崇禎庚辰癸未間。一時趨尚以周秦子書之古峭。魏晉文選之雕

呂子評語卷四

續七集

五

餘編

組。而無理以爲之主。無氣以爲之運。故浮綴促數。而日流於怪穢。吾兄念恭卽因其法。而主之以經術。故追琢精工。而辨說不離於道。運之以大家。故機勢浩瀚。而開合自通乎古。以今觀之。安得謂周秦魏晉之不可入於制藝也。特人不能用耳。

談理入微。而出之明顯平實。方是學者之文。

只爲看得題目艱隱。舉筆輒成結轡。胸中多少石塊泥團。眼前多少迷陽郤曲。必無曠放之作。以其膽怯也。真作家亦復何奇。但心際了了。手底了了。原不會見有甚棘礙處。故理明則膽自大。膽大則文自逍遙恣恣耳。

秀才說道理。做得極高妙。然試令反之胸中。決自以爲未必然者。也。此便不是道理。故不落油花。卽歸支離悶澀。若說得出底。卽是胸中信得及底。此外更有何奇。先輩所爭者。只是此箇境界。

耳。

章雲李文。人驚其詞諛。染戌亥間習氣。其實不同。戌亥時文。競趨險怪。稗乘佛子。雜成蕪穢。雲李皆出入經史。真酌理義。第其鍾鍊聲光近之耳。今人開口俚鄙。正須學鍾鍊大雅之法。文無典雅爲本。秀逸爲骨。強爲大言。竝議徒增鄙俗耳。

文之典雅者。必須有流動之致。矜莊過甚。而無風神行乎其間。如讀初唐箋啟。使人悶塞。

忠信重祿等題。不怕不婉曲入情。正怕太入情處。流露諧媚肺肝。不見古賢士真性氣骨耳。伊川先生曰。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憤動不動。又是乞也。近世以諧媚爲仕宦第一流。大家不覺其醜。公然見之文字。是亦士之恥也。

出言有章。裔裔皇皇。此彼都之遺也。近文以諂諛吉祥之鄙詞。自

呂子評語卷四

賈亡集

六

餘編

以爲得臺閣冠冕之體。不知其爲諧臣媚子之言耳。何體之有。題如堅城善戰者。望而却畏。重圍久攻而不得破也。獨能談笑而下之。無他。只是善用間。得城中真虛實耳。

意義刻畫。易涉險鑿。獨能自然當理。固緣辨勝。亦由情深也。自風人一變。而爲騷詞。自騷詞又變。而爲漢魏六朝唐宋詩人。其不可磨滅之妙。正在情之深淺分高下耳。杜少陵爲唐以後詩宗。亦只得此。

黃河西來。長江東注。奔迅數千里。而爲崖峽所束。則洪瀑飛懸。爲平行所放。則汪洋旋洑。其中迴瀾激浪。緣洲嶼磯砂而生者。又有無窮之觀。此大家行文之樂也。

老於用兵者。必善設伏。多遊騎。張疑陣。以正爲奇。至禽鳥草木塵土。皆可以亂敵。斯稱名將矣。然不熟於古。雖戰勝不足爲大將。

淮陰謂此自在兵法諸君自不讀耳。

渾身筋脉盤結鈞貫自首迄尾天裊回旋如常山率然此先輩而熟於歐曾者能之但當行時文先輩便無此境界。

筆不靈活卽粘語不典雅卽窘意不雋穎卽呆做小題須具此三樣缺一便不成手段。

奇情諳辨如優孟勞情抵掌笑談令人一驚一快雖極荒怪終軌至理雖極橫溢終安密法此爲入水不濡入火不焦之技。

勢險故觸之則應節短故能以寡擊多怯制勇此孫武不傳之訣也若徒驚歎其旌旗火鼓抑亦兵家之下乘矣。

不屑屑於字句規摹元氣空行神遊法到此吾之所謂正宗而人之笑爲不中式者也。

文章有跌宕借用之妙其靈機峭勢從南華國策得來。

呂子評語卷四

頁七集

七

餘編

全局有全局之古段落有段落之古轉側曲直有轉側曲直之古音節句字有音節句字之古一者不備卽犯刻鵠畫虎之譏矣有本領者雖小小經營淺淺點綴定別開靈境自見身分如漢宮粉黛與倡樓妖冶其顏色妝束雖相似而貴賤迥殊可一望而判也。

逐字拆散做文之生發已無數於拆散中顛倒回互生發又無數於拆散倒互又分虛實賓主正反則生發更無數後生得此訣題目無窘地矣然須是排場出色則件件皆佳太史公妙絕古今只精於排場耳。

見解是莊子運用亦是莊子如拈馬蹄爲端忽然及乎犧樽珪璋禮樂仁義有甚不得處。

自古及今文字到極妙必傳只在人情物理真切處自家體貼發

揮出來底便是更無他法。

張翥云云 駕鴛盤互盡金針組繡之巧。然皆出以正大醇雅。絕無童穉佻鑿惡習。吾嘗謂精於理學人。必無所不通。或有所不爲耳。不然。只成腐鄙。不名理學。

行文貴見大意。節而伸。葉而繁。必非能畫竹者也。然但知胸有成見。奮臂疾書。而於分枝疊葉處。欠工夫。亦不成其爲竹。

憑空游戲。似出意想之外。然皆箇中道理議論也。古氣磅礴。而謹嚴細密之法。自不走一綫。方可與言游戲之文。

明理之文。若絕不費力。而力之所舉。能變重爲輕。視天下之物。舉無足礙。吾揮斥者。此神勇也。

鴻文無範。正以其精於範也。

一種慷慨感歎之情。淋漓欲絕。此風騷遺妙也。東漢六朝間。頗知呂子評語卷四 賀七集 大 餘編

踪跡。又爲詞句所移。降入柔靡。後來一變。而此妙失傳矣。

周室班爵祿等題。作者每好爲大言。而實無見識。衲被巾箱。篋釘抄撮而已。其最善者。譬之如富家奴。稍知其田宅困庾。錢帛樹畜之數。究之非其所有。當與主人公自別耳。

清徹澹蕩。未嘗有意絕塵。而居而塵氛自盡。此氣體之貴也。程朱之理。若無莊列之思致也。發越不靈。

讀封禪書。極鋪張刻畫處。令人自見其譏彈。此豈可於言句求之。孟子題依聲順勢。逐節襯帖。頗易成篇。以孟子文法曲折。早已平鋪一局段也。故掉弄時腔。與貌似如題古格。總不足與言文。

之佳否。止在平實地辨力量耳。

中有所實得。則極刻深而出之也平。極透快而味之也厚。極騫翳而按之也靜。此非見道明而又涵養得好。不易到也。

歸熙甫自謂得司馬子長之神。惜無知之者。今看震川全集。且道
他何處是子長之神。

呂子評語餘編卷四終

質七集

九

餘編

呂子評語餘編卷五

大題觀略內摘錄

吾論文之訣。止有一切字。切則奇平樸秀。清華老嫩皆佳。不則寬帽頭。胡叫喚。醉漢吟喃。婆子絮聒。醜梨圍排場科譚。枉費精神。總於題目無當。朱子所云。不曾抓著痒處。何望掐著痛處。此時下作者之所以不堪也。

看書先辨真偽。行文先辨雅俗。不雅則不可以爲文。不真則文何以爲得失乎。近之論文者。皆以僞作真。以俗作雅。須以真雅之文藥之。

小講最難。先輩最初不甚有小講。有亦只二三語虛冒發端。後來演成長段。正反皆碍。所以爲難也。今更可笑。則一小講已說盡全理。下又有總挈。總挈盡矣。又有提比。說了又說。重三疊四。不成文字。豈止於屋上屋頭上頭乎。此則昔之村教書初開筆童子皆知之。而今之作家名宿不知。蓋求昔日村師蒙童而不可得矣。

大凡說道理。愛張大。決不如愛平實。平實之張大乃真也。胡子知言本欲說高無形影。其勢反低向下去。

文云云。此等文方可謂之平淡醇正。蓋其深永之旨。味之而愈出者也。外間卑鄙非平也。淺陋非淡也。膚套非醇也。謬假非正也。

文字到奇妙處。只是言人之所不能言。却是言人之所必欲言耳。不是別尋蹊躑家當也。

行文至漸老漸熟處。只是要言不煩。令人愈讀愈有味而已。

說得極淺近人情處。正極其精深。天馬神龍游戲自在。此種文最

開人筆徑。

真體貼人。下語自然親切。有譚虎色變之意。使人三復不能自己。較他人許多格言警論。總不著痛癢。只好隔壁聽耳。故作好看文。易作真色文字難也。

近文醜狀莫甚於叱呼。如遇君子仁者之類。則唱歎不已。回賜由求之類。則聲喚不已。然此猶說他人也。至題有吾字我字。亦必叫喊不已。如諺所謂開門十八儂者。真惡聲也。豈耐聽乎。

歷節循聲。氣和義足。先輩之真度真韻也。

有轉必束。隨束卽轉。散行中界限斬然而首尾回旋照顧。是曾子固開架法度。

呂子評語卷五 大題 餘編

如此君文刻意凋鏤。如從天外拾來。却是目前道理。人自當面

睇過耳。閱其全稿。多在題之上下前後罅隙。獨開生徑。而於正面樸實頭。便不肯犯手。是其出奇制勝處。亦卽英雄欺人處。讀者又當知之。

凡難立局題。細看註義。必有天然生路。若不體註而妄鑿。便是黑風吹墮羅刹鬼國。

零亂題不可在鋪衍處尋出色。在提處收處用力錘煉之。於此得手。到中幅隨意布置。總不費力。此却是慶曆提收法。

郝伯常云。古之爲文。法在文成之後。今則法在文成之前。以理從辭。以辭從文。以文從法。資於人而無我。愈有法而愈無法。交到

信筆疾書。屈蟠起伏。排筆夷猶。若可迹若不可迹。一氣自爲洞旋。真精於法矣。然俗士以爲無我法在。吾於是益信伯常之言。

以淳穩杼寫實義。以縱蕩蹙起文情。令讀者忽而疎曠。忽而震驚。

忽而恬適。不測其變幻所至。是深於奇正相生之法者。

龍文云云。高足濶步。不屑挨層剔弄。其騰理又未嘗不精密。視今日裊頭側頸。翻來覆去。作幾句閑套子。唐荆川所謂婆子舌頭話。是多少衰氣。○道園稱雪樓變時文。險怪爲舒徐。浩蕩。此君庶幾近之。今又醜穢刺目。出金華三變之下矣。誰爲潛溪遜志者。一起而滌盪之耶。

曉人之言不在重。達人之言不在深。雅人之言不在盡。胸次不灑然。指下決無超然之趣。

祇是尋常結構。公家道理耳。獨覺其幽微深奧者。能不用頭一皮。思路論頭也。凡卒乍見得頭一皮。便落筆。其文定庸熟膚淺。前半只停理攤布。至後幅將全理發越。如雲堆霞幕。正在日欲落時。光燄萬狀。老手每於此處見奇。

呂子評語卷五

大題

三

餘編

所見甚高。而出之以簡老。便有古敦彝劍履之氣。

文以氣爲主。有氣方能曲。而晦澀軟滑。是無氣也。非曲之過也。一往粗直。亦是無氣。朱子謂死蛇弄教活。而今只弄得一條死蛇。不濟事。

落筆怕不得。率不得。率則浮淺。怕則縮朒躲閃。不成文矣。不怕不率。便有李習之皇甫持正氣概。

無一句不轉。愈轉愈爽。無一句不鬆。愈鬆愈緊。無一句不冷。愈冷愈花簇。無一句不峭。愈峭愈縱橫。此沉酣於左國公穀。而得其真神者也。

頓挫古峭。柳子厚從左國得力。故其雄健處。皆含蓄別有氣韻。凡題有詳略輕重。而無可脫落。如君子無所爭。正在下四句頓挫。得有神味。從此推之。

先輩論文必高華。高華如庾鮑。老杜稱其清新俊逸。故知所爭在氣骨議論。不在詞句。但詞句高華尚不是。况今日之詞句。那得有高華哉。直謂之卑汚而已。

但取精意。以幽微淡折寫之。一派門面好看話頭。滌盪淨盡。粗人視之。以爲輕淺。而不知刻深之至。乃有此輕淺也。

立論文字。不在一味蠻斷。須先放他出路。如追窮寇。必寬圍使逸。其出路。乃其塚截死路也。蘇氏父子作論刻毒。正在鬆處。

得停頓鍊養之法。故其筋節處皆氣度從容。無弩張之迹。令讀者如飲醇醴。而坐春風。

善於題前托起一層。題裏深取一步。題後開蕩一波。使題之身分。腴理皆聳豁於意表。此文場中白戰飛將也。

老手制局不同。只在輕重詳略脫灑間異人耳。

呂子詩語卷五

大題

四

餘編

筆法峭折。多於冷處見雋。是說苑韓詩得意文字。

翻駁要用幾層。則覺深厚。此論文也。若用幾層翻駁。則見得世間道理。移步換形。隨時變易。翻駁多。正所以把截四路。以見此時此事之恰當耳。此文中之理也。

有精實處。以盡理。卽有宕逸處。以養神。有排鍊處。以扼要。卽有蕭散處。以取勝。

熊伯龍如有博施章文

云云

短節險勢。峭徑幽蹊。疑其辭浩瀚

之觀矣。而不知其山澤龍蛇。蘊畜鴻鉅如此。此大家之奇古。非名家之奇古也。○人驚其語粗。不知理足。則無粗細也。西銘理之至精也。穎封人申生伯奇。如何拉雜闖入。

今日作據於德。依於仁等題。前有套承。後有套趨。中有套聯。套遁。天然一篇開文架子。黃口皆可填湊矣。要字字實做。毫不捨開。

文架子。豈不啻力殺人。然不知彼法之不可以爲文。曠劫無長進之日也。

文至斷落轉接。絕不猶人。如雲擁蛟龍。頭尾肢爪。露見沒滅。正於不相聯續處。見其神奇。

用筆古雅者。每於忙中取閒。極容與之致。

通快中有醞藉。惟其雋也。奇肆中有回斡。惟其老也。

雄瑋駿厲之文。須看其入理細處。

時人鋪演縱極弘麗。大約如梨園帝王服色。不拘何代可用。惟其切而警。一句移撥不去。乃真弘麗耳。

凡行文無奇情古色。如村師講故事。街頭說演義。皆有授受援引。言之鑿然。只是白肚鄙妄耳。

著力都在空際。故落手極輕圓。而得意已極深透。此文品之最貴者。

者。

文有鼎彝之氣。夔龍饕餮雲雷。款識極精工。却自然渾脫高古。無一點閭門青綠顏色。此不可以貌爲而速化者也。

眼中無舊人。合作壓住。故氣魄能壯往。胸中有舊人。精意矩度在。故一番推出一番新。

其旨深雋。其味冲夷。若不經意道之。而談言微中。意思探索。不盡乃所謂神理也。取神理。則品最高矣。此種境界。非老手從危苦。

艱肆中烹煉來。亦不可得。

不衫不履。神采自是異人。如歷幽溪靈洞。隨步變境。非意所及。回顧來時徑路。迷離難辨。此豈烟火世界所有。

難重題。須據取關要。其餘可傳檄而定。

淮陰將兵神勇。只是得大要。明分數耳。

只是口頭道理。但使位置天然。表裏皆見。遂覺題之動靜精粗。略無剩義。

放筆直書。最是理題快事。俗子舍含糊。怕觸著人。敢百口保其不會夢見也。

自有時文以來。惡爛之調。庸鄙之法。皆作俑於湯霍林。如司馬牛問仁章題落首句云不悉其何以爲仁。而直指曰仁者其言也。訥。此庸鄙法也。中云以言觀言。抑思夫出言之本安在。以訥言觀言。抑思夫能訥之故爲何。此惡爛調也。而今人方尊秘以爲宣城之派。亦嗜痴逐臭之見矣。○中間問答。自不可抹過。亦自霍林爲之。無識者遂目之爲渾融。近竟以此論元家衣鉢矣。而不知其實糊塗混帳。亦足以驗人心之污下。而日趨於模稜鄉愿之路也。文字佳惡。固不盡在此。然凡事必有法度。必有定體。

呂子評語卷五

大題

六

餘編

不可以不講。其必欲去之而快者。非異端。則俗學。卽此細事可見。亦學者所宜辨也。

理足故淡而彌永。法真故樸而彌高。思精故淺而彌厚。今之貌爲先輩者。不得託也。

以臭腐爲神奇。所爭在氣脉。不在皮毛也。不然。李于麟文字。千補百納。逐句是秦漢。徒見其萎蕪齷齪耳。

有下文題。定以激下爲巧。不知其愈巧愈拙。自取敗闕耳。作家得處。純在雲氣虛無。形影不定。正得不巧之巧也。不巧之巧。有二。先輩樸實。頭寫本文意盡處。下意精神越湛。次則輕輕函蓋。以活脫醞藉留之。別有氣韻。雲氣虛無。形影不定。可以想氣韻矣。凡論文有須闡提者。有須幹補者。有須禁避者。皆當論其意義。不當論字樣有無多少也。

徑貴生。生則變換不窮。筆貴硬。硬則回幹入古。氣貴橫。橫則運旋有力。法貴細。細則工巧入神。知此者鮮矣。

文氣貴清。辣。清字人所愛。辣則羣然噪之矣。然清而不辣。不成作家。其所謂清。乃白肚皮撈漉。不出活計耳。卽脩飾盡善。亦止是空疎軟媚。非吾所謂清也。

頓挫跌宕轉側。於極寬渾中藏遒緊。方得古文機脉。

見解高脫。目空四海。而感慨淋漓。寄托閒遠。一唱三歎。有烟波無盡之妙。此非深於韓歐者不辦也。

文有沉雄之氣。斯爲真渾融。今之所謂渾融者。乃不尷尬東西也。文名曰醇。以其理解確著。筆雅也。此一字最高貴。未嘗妄以許人。俗物莫漫自喜。

眼前意思。他人描寫吃力而不可得。能輕輕出之透盡。是爲神品。

呂子評語卷五

大意

七

餘編

國工。

今人於文。皆不肯犯手做。依樣葫蘆。便謂得法了事。見有不討便宜。字字實做者。反笑以爲衣絮棘中。走向拙路也。嗚呼。做人而不肯犯手做者。知其必無好人。做文而不肯犯手做者。亦知其必無好文。後生初學。便有此等議論。在其胸中。那得更有長進也。

說理之文。入箋疏氣易。入經史氣難。

行文貴自闢雲山。豈可依人籬落。

綿密之文。當尋其筋骨。尋其氣度。筋骨在出落擅場。氣度在步驟

醞藉。

刺繡不看花草。看下針處。寫字不在點畫。看把筆處。下針之巧在交接。把筆之妙在提放。讀文亦當悟交接提放之訣。

短股相接而變化不窮。只是意思多。故不復順逆之法。精故不隨促也。

其幅尺甚窄。其包裹甚富。其排闔甚寬。趙千里於片縑盡長江之奇。只精於縮法耳。

於理脉不溢分寸。而氣度敷愉懋密。此爲作家正當之文。有真實本事始得。世之不通者。未曾夢見脚汗氣在。乃欲以其醜爛。附爲臭味。直使薰猶無別。吾甚惡之。

凡爲閑話者。皆實義不明也。

虞浩云云。字字破幽鑿險而出。不溢幅尺。不留餘地。真有伐毛濯髓之力。俗手見之。曰何必如此。枉殺良工。心苦。但使鬼神夜哭耳。

頓跌排宕。文氣淋漓。最是議論文字勝場。

呂子評語卷五

大題

八

餘編

奇創中須安放穩帖。故無脉法者。不許作議論文也。

累墜題揆講。非先輩第一等剪裁法力。不易動筆。試開手數行。便索然無氣矣。一用空架。又率滑不堪入目。得適鍊排蕩。奇正相生。虛實並茂。便足以爲駕馭繁重之法。

文必以筋骨爲主。筋骨之渾脫處。卽是氣度。其流利處。卽是風神。無筋骨而講風神。氣度皆芻狗之文繡也。筋骨須從古文求之。向熟爛本頭中尋取。那可得。

摹古大家文。須得其腦髓。不在排募。不在怒張。只於開合關鎖處。步驟得法。頓挫得神。自然扼要出奇。

文不易承當一絜字。文到絜處。視外間紛紛。非濁流。卽牛蹄淺水也。然作絜淨文。必須理足。

行文如山雲逐雲。溪水赴水。隨境變化。山溪常定。此非老手不辦。

說理文字。求明白顯易。大是難事。

只淺淺說來。而大意了然。無一麻糊懨懨語。深於此者得之。非果淺也。

作長題有二法。略去枝蔓。直取腦髓。發得透徹。而餘文亦得。此一法也。逐節鎚鍊。虛實環生。全於關鎖。結果處著精神。裁剪合度。此亦一法也。若隨手敷衍。忙碌碌地。只辦空點。此是遊方扯空。拳架子。不足以當一戰。名爲如題挨講。其實謂之無法而已。時人作長題。實處只忙忙地。點逗過去。虛處却添出許多閑文。扭捏周折。所謂颺却甜桃樹。沿山摘醋梨也。有本之文。未嘗露提呼聯絡之痕。而一氣瀦旋灌注。極盡變化之巧。非精於法者不解。

文有正解既明。俗解翻爲我用者。此亦因糧用間。巧於制勝之師。呂子評語卷五 大題 九 餘編

作一句題。最忌大家話。但換却數字。便好白撥過去。亦意義與文法之分也。

極徑直題。却以曲折言。渺出之。令人纏綿得情。又爽然快意。此所謂真趣也。靈氣也。

奇宕文。看其虛留語氣。奔馬乍收。衝勒具有神力。

其所發越。都不是尋常胸坎思議所及。然無非題中神氣命脉也。如此乃可謂之奇才。

明理之言。不在繁多委曲。不在張大牽聯。看得平實處。下手一刀

兩段。文字分外精采。不然。戰一車刀鎗。逐件弄過。畢竟無益也。

同是挑剔門庭。然人以調法。而我以意思。遂有天淵之隔。其挑剔

處。皆成銀鈎鐵畫。此子論文。所以執理而不執文法也。

只在題內發明。題界甚闊。若向題外游行。題步反極窄。故作支妙。

法亦只是素位而行耳。

筆情如飄風乍雨。荒忽而集。最足發人幽思。

有精細處。亦有粗疎處。有奇縱處。亦有緊嚴處。有老辣處。亦有游戲處。數者不備。不成老手。

人如斡盤石。我如轉戶樞。理致繁重最難。此快馬輕刀手段。至艱深者。能以至淺易達之。言理家最貴此種。

昔人悟作文。只是一箇翻案法耳。此說甚淺。然議論文字。須用此法。乃有奇境開闢。盡將向來佔畢。瓌說翻駁。一新拔趙幟而立。漢幟固非辣手不辦。

作短文。須無繁枝剩葉。然已是第二義。蓋所以言無枝葉者。必其見處簡到故也。題之來根去脉。作者見識都到。自是簡而能盡。他人眼光。只在本題數字中摸索。那得不牽枝帶葉乎。

呂子評語卷五

大題

十

餘編

凡人見得處。便須直說。如謂已見到此。却又左瞻右顧。半吞半吐。且道時文體格。不得暢所欲言。只是見得不會明白耳。看得親切了當。便奮筆直書。亦自停手不得。

氣度春容。故有機勢而不見其用機勢之痕。詞致典麗。故有議論而不覺其著議論之迹。

華瞻確核。乃許作典制文字。白肚兒郎。且將身葬書冊中。尋箇出頭日子。莫學架空捷法。弄得下梢都沒理會。

典制之文。貴高華。非藻瞻之謂也。必以議論為主。而氣魄輔之。使讀者但快其所欲言。而忘其纂組之麗。乃為高華。若填綴字句。張皇聲調。正如優人盛陳帝王將相服色耳。其寒賤骨度。不可易也。

文如水菹陸醢。九州之美具焉。然有圭璋鼎俎之色。而無餽餼蔬

筍之氣斯爲可矜可貴。

寫理如話使讀者翬然有當於心是爲至文人總說不出而美其名曰渾融吾知其人之依阿軟媚不免於小人之歸也。

近文亦講典制亦講機局亦講風調之頓蕩詞采之韶令只難逃一俗字耳不食左國之腴何從得雅秀。

自古文家有二法一是界畫定了做去一是不界畫做去皆精於法而變化在手者乃得若近來用講章死格子以爲法者非古人之所謂界畫也然今有不界畫而界畫分明者俗眼不識定以爲變格非法矣。

文到極奇快處止是真耳昌黎所謂醇而後肆不醇之肆差異也非肆也不能肆而曰醇膚陋熟爛也非醇也。

文經千錘百鍊而出故只尺幅中亦如陸剌犀象水截蛟鼉魚腸呂子評語卷五

純鈞不足以方其利。

大題

二

餘編

有餘不勉而中云云極爛翻排竿之文却筆筆含蓋縮得下句住須玩其回斡吞咽之妙胸有寶輪腕有轆轤出之不窮按之不定此種文自成一絕○手寫此處眼注彼處此君極盡斯巧然後來許多動下開文活套雖巧拙高卑真僞之不同亦濫觴於此故機巧作用終不若古人拙樸真實之難及而無弊不獨時文爲然也明者於此更須高著眼孔。

其精神都在轉折關扭出沒處故舉艱重如輕丸此道得也。

呼喝照應文法亦自采臣唐君始盛然尚取古文筆力中題要害故淺法而能奇空套而能雅不似近時不著緊要亂呼亂喝如乞兒叫街妄冀一遇普天下作一樣寒賤聲氣也。

須知長題作短篇是賣弄本領不是討便宜法若不得他煅鍊切

當渾身筋節處而徒取遶架輕快以爲奇便不識短文之妙。唯見處真故橫豎俱得否則扶牆靠壁却無是處。

題本艱遂而我亦以艱遂取之便坐受困縛得其三昧則遊戲自在無非神通矣。

題貌渾沌人多畏懦者以不得根據也得其根據所在貼定思量便有活路而氣亦直達矣。

堅悶之理能以雋快發之此是名士風流然最易攙入晉人陰界去非精於講究者不易爲也。

說來玄雋又正當不入狐禪此能善用蒙莊之妙者。文章靈變全在看題細實。

何以得奇快曰惟的確故何以得雄肆曰惟老實故。

昔人謂文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辭采章句爲兵衛如鳥隨鳳魚呂子詩語卷五 大題 三 餘編

隨龍師衆隨湯武不則如荆川所云貧人借富家之衣莊農作大賈之飾極力裝做醜態盡露矣。

行文如鷓鴣對舞神彩映天止是語脈真則文自奇變生動也。摹古之縱蕩易摹古之堅峭難班駁易樸茂難豪壯易靜穆難。

吟語閒情做作入妙是韓詩說苑得趣文字。

下語蒼勁生氣屈盤於其間如太白退之作近體以駢儷行其奇古意中無對仗在也油調家讀之口舌生拘定不知其佳矣。

唐荆川謂首尾節奏天然之度自不可差而得意於踐徑之外則惟神解者可語予謂神解只在天然之度若俗人所見之度卽

非天然殆莊子所云不疾不徐有數存焉於其間者乎。氣欲和而不欲軟調欲秀而不欲恬此雅俗之辨也。

首尾融結其中肌縷分明又不見其界畫之迹方是古文中高手。

文致迥逸簡淡。有夷然不屑傍人意。而用思英銳。使時手竭力追之。愈迫愈遠。渠只從容前一頭地耳。此古今形神雅俗之辨也。
癸未以後。文字皆蠻做。不復顧題之語。脉虛神。此種文出自覺。塵翳頓除。犁然有當。後來但學其挑剔輕鬆。而不得其理。空滑之弊。又生於此。而先輩樸實頭真本事。竟不可復見矣。余謂作文必書理出。則語氣自清。來路去路自得。若此自記語。倒便有病。

古人謂作文須捉得正身字面著。所謂正身者。只是確切字面。更無他字可替代也。然此語正難要着道理熟極。做得文字熟極。方能得之。今人之文。捉得此字。眷屬者已為親切。其次或是隣里知識。其甚者。陌路猩猩。亦算數矣。只一字捉得正身者。能使

呂子評語卷五

太題

三

餘編

一句精湛。一段精湛。一篇精湛。古人之文。所以不可及者。只字字正身耳。更有甚奇特事。凡一問題。宜悟拆割層次之法。步驟既清。丘壑亦遠。若只鶻崙做去。非空油。即叠架矣。

疆界畫然。却只一氣蟠屈。無描頭畫角。支離渙忽之態。此那得不向神氣求之。

善用架空白描法者。惟其理路極真。而筆力極奇。編故轉轉折折。皆有意思。後來摹之。便成惡套。李北海云。學我者俗。似我者死。正不得以秦人燔書而罪燧人也。

文章入妙。只是體貼註義精細。無他奇法。

用經語為肌膚。用古筆為筋骨。烹煉融洽而出之。故其艷為古艷。其音為雅音。

引證題爽和正語是討好法亦是惹厭法不著相便討好著相便惹厭只在用筆雅俗間辨之。

似整非整似散非散似著意非著意似筋節非筋節似脫落非脫落此真古人疎拙瘦硬之妙。近人見如爰居駭鍾鼓矣。

文之一氣呵成者必用逆不可順蓋用逆勢則一句覺一句一層剝一層瀾翻雲湧勢不可遏讀至終篇却如一句方佳若用順勢則數行之後語氣溘然止矣。

典制之文疎則議略核則疑滋皆不求曉暢於一義也詳於古而不窒於古晁董之所以爲大家其風軌如是。

經制題無議論堆垛隊仗只是神祠中鹵簿縱極煒煌無生人氣王平甫謂文章格調須是官樣然實不止於格調也有官樣議論不在刻畫而在唐皇有官樣詞彩不在切露而在流麗吾嘗聞

呂子評語卷五

大題

古

餘編

於前輩館閣亦云此爲順取榮譽之善技矣。

凡文章賓客粘著便滯脫却便疎漏善用帶過之法不落色相却正見其色相爛熳之妙。

章法一片股法相生題外映照有情題中截合有體其間呼應起伏開合反正之妙無所不備惟精於先輩者知之。

長題有主賓有反正。陵暴脫略固無法。挨文衍義亦非法之精也。兵隨將轉將逐符行。奇正變化。神鬼莫測。先要討取這符在自家手裏。

極曲折幽渺方能完得直捷透快。若淺率虛滑以求直求快。題中意思無足發洩者。直是氣悶殺人耳。

文章間多弱句。每以其求風韻太過。反落庸調也。故筆力須鍊令天矯。愈曲而愈健乃佳。

記序題但勦竊一二左國史漢語後生小子皆能裁割成文此艾東鄉之所鄙也然在今日已不可多得矣若其離奇峭拔尺幅中變幻不窮於左國史漢神似而非形似尤難也

高曠之文難於實疎老之文難於細一望以爲得之及息心靜氣久讀而不得其間此可與言作家矣

艾千子每以後世事實語言不宜入四子口中是也然議論警快處借用意理亦別見發明正得史論之力聖賢實學原期貫徹古今但須無謬於題義耳若必拘字字要周朝口角恐當時先無此排偶語氣矣

古史荒唐不可據以立論學者慎勿以此騁奇騁奇亦齊東耳

議論奇快易入縱橫家言以私意窺測聖人如蘇氏史論李贄之藏書得罪名教曠劫莫贖矣辨而嚴醇而肆腐豎聞之聾聵異

呂子評語卷五

大題

五

餘編

流又不敢借以恣其私此方可以論史

錯雜中要位置不亂縱溢處須指歸不移

作文初落想時如向萬里外轉出只在肩睫之間耳此法之善也然方其初發端時便已開口見喉及闔之終篇却又悠然不盡

此又法外之善也

文必有開合開者先縮退一步所以先補其滲漏之處也

凡文之長於騁驟取勢者每不肖實講正而此正其不濟事處

行文洞筋擢髓又一往蒼古奇恣以氣勝而不矜字句求工然知

此而愛效之者蓋鮮矣

長題只標舉大義便須簡脫枝葉然至討好處又正要枝葉點插得妙頭現尾沒東坍西漲不測其金針之所度然畢竟是枝葉也其本領只是一氣直下

天下惟明快者能含蓄耳。不明快而求含蓄，都是模糊影響。無一筆不轉，無一轉不生。讀去若天然有此一轉，掩卷熟思，意中却無此一轉，鈍根人思路庸熟，到四面斬絕，自悟轉法。

凡題中曲折甚多，支分甚夥，挨排清析，殊難力擒要害，其餘迎刃而解，故駕冗長題，只如無有。

理境中分際處說得開，原委處說得合，便如屋裏人說屋裏話，極平易，極真切，然試教時手爲之，又格格悶悶矣，乃知其平易真切者，正深奧之至也。理既明，筆又快耳。

作文最忌輕易放過字面。

呂子評語餘編卷五終

大題

呂子評語卷五

去

徐

呂子評語餘編卷六

小題觀略內摘錄

時下文字皆自以爲有法。而其實無法。統命曰顛。顛。顛之患。由其初未嘗精講於小題也。大題言盡勢足。雖精微難求。而體貌易設。渾舉崖略。猶可鋪張成篇。小題變動不居。半句隻字。稍有增損。卽全理爲之改易。邈不相通。不得其道。坐受畫虎捕鼠之誚。故有自詡尊宿。而猝拈枯窘。閣筆失措者。其思素浮。驟遇生徑。則苦澀而不能入。其間架窟忽束縛於險仄。則昧布置之方。然後知其向所爲鉅篇鴻構。原有所未盡也。先輩大家多從此用力。故於大題之窪突。肢腠。曲盡其妙。而機趣發乎天然。無泛演怙懣之病。今之學者。自初爲文。卽不講於此。而遽求速化。逞空鄙之胸。造曼繆之習。徼倖苟得。反取其套數之緒餘。以爲小

呂子評語卷六

小題

餘編

題欣然。自以爲無難。誑惑後生。轉相仿竊。幾欲笑古人之徒自苦者。宜其顛預而更不成文也。乃論者不此之爲救。反謂小道無當於性道。經世之學。而思有以易之。夫盈天地間。萬物萬事。無非文也。故曰皆備於我。若曰吾得其要者而已。是紛紛者舉不足問。則已取所備者而盡棄之。吾知要非其要。而得非其得。此之謂義外。自告子陸子以及近代。良知之謬。未有不出乎此也。聖人教人。豈不欲其務本而達用。而曰興於詩。詩之爲道。何與乎本與用也。然聖人以爲可興觀羣怨焉。事父事君焉。多識鳥獸草木焉。又何說也。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絃。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小題之道。亦如是已矣。論者又曰。吾非惡其小也。惡夫摹肖唇吻。則訕毀駁駮。漫點滑稽。便變駭覽。無所不效焉。斯不可爲訓也。其辨吾亦

取諸詩。近代叛攻朱子者，謂朱子於詩廢序說而入之淫風，不可訓也。然桑中氓丰，雖序亦以爲淫亂者也。其詞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乘彼坳垣，以望復闕，以爾車來，以我賄遷。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又何狎褻纖醜之曲盡也。不識當時師儒將廢此數章而不講習歟。抑別有說焉。而序又不足信歟。曰：此其爲刺也。夫爲淫亂者之詞，而所以爲刺。又烏知夫摹肖唇吻者之非，所以爲戒歟。古來稱文章之雄者，曰左，曰司馬。左氏於弑逆荒亂怪誕不經者，櫛寫尤精彩。司馬氏傳刺客佞幸奸雄權詐者，極意刻畫。令千載下覽者如壁觀焉。使二子者而在今日，幾何其得與於斯文也。夫美惡是非邪正，人事之必然也。聖人立言，詎不專取夫美者是者正者，而必反覆互對舉之。何也。孟子知誠淫邪遁之言，而後聖人復起而不

呂子評語卷六

小題

二

餘編

易正以是也。故狀善而不極善之至，不足以感奮。狀不善而不極不善之至，不足以創懲。極其至者，善與善不相蒙，不善與不善不相混。化工賦物，萬彙流形，皆自然而然。盡古今事理言語之變，而至道行乎其間。此小題之義通於詩，卽凡爲文章之法，以進之性道經世之學，無有二也。又何顛預之患之有。代序

小題爲初學從入之門。門徑一誤，終身墮坑落塹。如蠱入腹，後雖知而求治，難愈也。故子弟爲文，須先遠俗派。如時下油口活套，兒曹習之，旬日便肖。不數月輒成，使之解脫，卽生龜蛇筒白首不離毛病。凡爲父兄師友，當如妖魔狼蠆以遠之，不可以不厲也。

小題所以盡文字之變。除是天地間義理所窮，心思所屈，無可復生處，則已有則必須生盡。故是集家數最博，不以成格限之。不

以偏嗜障之。然其中指歸固未始不一也。韓公云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初取所喜者引之。繼取所逆者治之。漸推漸廣。無所不學。而後能自成一家。此之謂得其性之所近。若專守一格而不知變。未見有得者也。由淺及深。自正盡奇。是在教者因其材當其可而施。不陵節焉耳。

小題尤重者法。法無定本。只以恰肖題位。割清上下。不可增損。移撥爲率。近日鑿油滑之非法。思有以變之。是也。然不得其真。必以麓疎爲大方。以蕩軼爲才情。以脫落爲高致。此無法之弊。與非法罪均。程子所謂扶醉漢。扶一邊倒一邊。非變之善也。又有一種假先輩講說。印板泥塑。困縛文人心思。坐置腐爛無用之地。名曰死法。壞却後生好材質不少。學者知非法無法死法之不可爲法。則真法出矣。以上附錄

呂子評語卷六

小題

餘編

文無古脉。無心得。縱合拍。只是邨俗講章支裔。不可以言文。猶演義盲詞之不可以言史也。說理題能無一不本訓話。却無一點訓話氣味。尤難得。

立柱分股。固是古格。然出之須變化生動。使板煞字樣。又成甚文字。古人立柱之法。亦只要每股各有意義。不合掌。不倒亂。不複疊耳。今之論者。但取字樣。吟呼道破。卽以爲得法。而其中毫無意義。或仍不免於合掌。倒亂。複疊。則立柱適增醜惡。爲不讀書人開支架捷法矣。故論文總以意理爲主。莫墜死套于下。

小題文得大家氣魄。尤難似不工而工。似不密而密。非可從套數求之。故難也。閱近文如黠徒與猾吏獄辭。越舞文律例。越欺罔無情。直是死囚活計耳。

前輩論如題法。謂文之全體義理。不可倒亂耳。非指字樣也。近見

雖曰未學等題。中比必用雖字直起。或作者偶然爲之。亦是雖字假象。未是正身。借作游戲法耳。遂不傳爲不易之式。極可鄙笑。如孝弟也者。股尾定以也者。押各皆此類也。

凡文波瀾映帶處。巧而不鑿不穉。其符法只是善於用側。慶曆以前先輩作虛縮題。只認得本位界限分明。步步倒縮。節節順生。到恰好處便住。而下句自然接合。此爲動下神品。慶曆以後。始開挑逗襯托法門。似巧而實拙。似靈而實死。已犯續尾添足之病。非古法也。今文并不會慶曆之挑逗襯托。而別撰一副當醜調。卽在聖賢口中自作嗚呼。自作商量辨難。曰我動下矣。究竟下何曾動。贏得搖頭擺尾。做出許多惡狀耳。

凡文用經用古。全在自己開點得妙。則頑鐵皆黃金。僅據詞句以爲點染者。反使黃金成頑鐵也。

呂子評語卷六

小題

四

餘編

如小車無軌等題。今人都避實蹈空矣。然則據捨者卽得爲實乎。曰是不然。凡典而切於題者卽爲實。不切於題者卽爲空。如確是小車。移作大車不得者。卽實也。寫盡一部考工記。俱屬兩句通套用得者。卽空也。彼徒於形貌求之。毋乃論文之下乎。

凡虛題入手卽出題面。更無餘地。不失之窘。必失之露。先用虛翻取勢。入題後逐字鈎劃。使下意躍然欲出。却又一筆攔住。方極得步虛之巧。

搭題提挽爲易。過文爲難。過文多不如少。有不如無。庖丁之解牛。所謂恢乎有餘地者。其間原不容刃。然而劃然已解。躊躇滿志。此手法不傳也。

搭題不難於提縮穿插之有法。而難於轉換融鑄之無痕。時手遇有反玷等題。只會簸弄虛字。如云有之者誰乎。夫誰得而

有之技蓋止此耳。見有考核詳明箋疏華贍者不譏之曰太古奧則謂之爲不靈動。邑犬羣吠吠所怪也。然典博矣。而用意處句句有對照。繁合處恰收住語位。此所謂法也。有法乃爲典博。否則爲堆砌而已。

文之妙在鬆。鬆之妙在筆快。筆快之妙在意多。而語傳則無閒文衍調。一句閒衍便謂之泛。謂之懈。謂之膚率。不可以語鬆也。

情形不真。意致便改。故不窮世故之變。不足以盡事理之極致。文章高下。傳與不傳。亦在此耳。

點染襯貼處。皆出入風雅。滿幅經籍之氣。此爲雅音。今日除講章俗文外。不知宇宙尚有何書。而欲求大雅之復作也難矣。

凡虛題須看其虛在何處。虛在上較急。虛在下較寬。急則不容停筆。故當以虛養之於前。寬則尚有餘情。故當以虛宕之於後。

呂子評語卷六

小題

五

餘編

取下文。先輩善用順逼。至慶曆後始作反激。極易討好。然不及先輩處亦在此。

假先輩論法度。分做者必不可合。截做者必不可併。不知能手卽股股合併做。而未嘗犯複疊合掌之病。則以其意思多。論不窮也。故講法則死。得意則活。

沾沾上下呼應。縮結法愈密。氣愈弱。縐布紐捏都成兒戲。安得更有閑議浩氣耶。故作小巧文。須具真本領。大氣魄始得。

凌虛之文。須有奇情。有快腕。有古文間架起伏。乃見勝場。不則如游絲罽塵煤。愈袅娜飛揚。愈見其蕪穢耳。

凡文惟其義圓。故機趣皆圓。機圓便俗。義圓便雅。

張文選前求三句文云

其摺振也超忽。其起滅也幻詭。令人不可捉搦。不可正視。不可摹仿。得南華之神奇。而理法又適

在園中其孰得而近之。○章法離奇恠恍。意論橫恣莫當三句一滾屈盤。不作挨聲討氣之迹。而逐字層折而出。此精於如題之法者也。時下以喝露強排。膚衍軟襯爲如題。正未夢見在。使熟讀此種文。初時茫然無依傍處。久之悟入。把柄自生。自然縱橫如意。無不合法。其樂當自知也。○而也雖亦諸虛字。一氣看來方活。纔著呆行。便失神理。故虛字有緩有急。有虛有實。有合有分。不在節節逗唱。字字印描。此又精於做虛字法也。

連章搭題。聯結渡卸諸法不難。難在卷舒出落。純以灑氣經行。若得之無意。而極力用意。所不能到。

樸實簡老之文。每嫌澀縮澀縮者。理不足而氣不達也。惟理足。故每股可化作數股。每句可化作數句。惟氣達。故以數股數句爲一股一句。而其中頓折盤旋。沛然江海岳麓之觀。

呂子評語卷六

小題

六

餘編

凡虛題善於曲折處埋藏正意。於縮咽處勾留口氣。故極透露。又極含蓄。而醞藉冲夷。無近來麻軟習調。甚難。

小題固以花簇生動爲佳。然使無層出意思。則雖欲花簇生動而有所不能也。時手技窮。輒舍意而求之調。三疊四疊。徒增醜態耳。

凡作疊字如申申天天與與切切惻惻等。都要從實際做出。乃佳。今輒以空腔調弄。或借偏旁反面疊字挑剔之。皆沒本領人無聊活計也。

兩句相似題。以移掇不動爲妙。若庸構則換却詞語。彼此可通套矣。一則無法。一則腹白耳。

作文一落筆卽思作轉。李營丘郭恕先畫一尺樹。必無一寸直枝。此卽文家三昧。然有學轉而反成輕薄者。此非吾之所謂轉也。

吾所謂轉轉以意彼所謂轉轉以詞轉意極難轉詞極易學轉者當於轉中求難不可於轉中求易。

鄉黨篇數節題映帶之法亦人所羣趨也所貴考核詳明詳明矣又要穿插穎巧穎巧矣又要筆力雋古具此三者爲難。

點綴都從內則周官便使最易俗題出之皆新奇然所謂新奇者自有在也若復於周官內則中求之是卽糟粕陳腐耳矣。

凡題字點染多意識少卽就無意識處生意議連點染都活此是空中樓閣法得之可以不窮。

治審以瞻治俗以雅庸人之所謂難也作家則又難在刻劃精切運用無痕處耳。

虛題法論之最悉矣然又須看下文層次有虛一層者有虛二三層者題面雖同而下文各異則局亦隨變矣如雖疏食菜羹與

呂子評語卷六

小題

七

餘編

雖車馬句其面酷類然彼處車馬要看得重此處食羹要看得輕彼題虛二層此題虛止一層也故一樣雖字却是兩樣是又虛題一解。

申挿映帶作家與俗工同此蹊徑耳只是出手不同一則費盡氣力不得討好處一則若不經意而其驚其巧此豈可以死法求之。

首節古峭難在有排宕之氣機局緊湊難在有寬遠之神。

讀歐陽各傳總論法度森嚴中自見變化神理高淡中自露精采故方幅俳儷之文只如散行文字此深於古者也。

有下落語還他有下落不破語還他不打破儘覺境界無窮只是未說近時善於撲斷說近時善於颺開既說了善於活脫。

題本以不解解之作者必強作解自取觸礙究無是處此卽禪家

所謂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也。巧者卽用觸礙。反而層層翻駁。只留正位。不犯君來路。我歸路。人生會有相逢處。又生方便法門。

割截題不患不知首尾生情之法。正患泥法而背理。徒見惡俗。似有法實非法耳。如孔子與之坐。至使者出一題。坐出二字爲首尾。關目固也。然坐字有意理。出字無意理。苦於對照無情。強爲牽湊。於是將出字穿鑿出許多俗解。寫得夫子與使者排場。倣作皆有機鋒公案。非背理之甚者乎。此自以爲首尾生情。而實不知以虛對實之法。乃所謂無法也。若其安頓自然。有意理者。還他意理。未嘗喧奪無意理者。還他無意理。未嘗枯寂。而關照有情。神氣一貫。乃大家至精之法。此邪正之辨。不止雅俗也。

無一股一句不恰合題位。此法也。其中賓主正反。皆以奇思出之。

呂子評語卷六

小題

八

餘編

巧也。而其奇思皆從經雅中議論證據而得。學也。法生於巧。巧生於學。此所以貴乎讀書也。令人不知五經爲何物。而紛紛論題論文。以爲法應如何。毅然以其粗心白腹爲之。曰已得法矣。無惑乎其日趨於污下而無法也。

合題貴省得出。却遺不得。貴插得入。却添不得。善省者在趨勢。勢逆則逆。勢順則順。輕重曲折映帶而出。或一筆而得數節。或一語而得數句。隨手有無。忽隱忽現。此省得出也。善插者在起波。波平則收束。見奇波起則轉挽入妙。遠近斷續。接渡無痕。或頻呼而非真。或暗度而不覺。而斷後截各還天然。此插得入也。凡游戲尖巧文字。使俗腕爲之。定成演義笑府。最墮惡道。故非明理而熟於古者。不可妄作也。

偏將人情粗淺意。寫入理致精細中。另有異樣神彩。此非大家老

手不辦。詩家不解少陵長慶善用俚俗。安生議論亦只坐無此見識力量耳。

題必有要。猶之先王設險。無地不到。然而秦之殺函。鄭之虎牢。則要也。得此則勢如建瓴矣。

案在前。斷在後。或先立斷而案應。或案斷並行。其法皆本於左傳。惟史記善用之。人多謂左傳每先經起傳。亦不盡然也。左傳原自成篇。編次者以經隔絕之耳。

廬陵與高范二司諫書。句句罵他。句句却原他。寬一步。正緊一步。退一步。正進一步。凡文用此法。正是深文。非平情也。若認做爲彼出脫。卽爲作者所愚矣。

凡爲合傳。兩人非有甚同處。則其文不奇。兩人非有甚異處。則其文亦不奇。非有甚同。是以磁引銅也。非有甚異。是以水益水也。

呂子語語卷六

小題

九

餘編

此須於遠近離合之間思之。便得其理。

單句題。惟挨做。故層次應接不窮。惟拆做。故翻覆出沒不窮。釋手非鶻崙。卽亂竄便窮矣。

叙事用散體。借幾句史贊套話。作假古文。第一可憎。以其無意思。議論也。意論多。則轉摺自天。矯起伏自縹緲矣。

單句拆做。固得法矣。然人能拆做不過顛倒空行。能逐字有巧思乎。卽有巧思矣。能逐字有來歷乎。故天下極奇極幻文字。正在目前。經傳中自具。不患手拙。但患腹枵。

文境幽峭雄悍。而步驟出落。又自然安閑。此從柳州集得來。非時文中所有。俗眼針割不入。定以爲削淡無味矣。

老手高人。祇是巧生於熟。熟生於切。

能手須玩其空中落想處。按頭落筆處。必從人四際路斷。忽然開

出異樣神奇。却正是順行穩步。鈍漢悟此。生多少無碍真實法門。

搭題有字面之映帶。有意理之迴顧。字面之映帶。貴無意。惟無意。故巧極。而位置不紊。意理之迴顧。須實發。惟實發。故樸極。而意態橫生。此之謂大家。

長題難在折處。折處須極縈紆。搭題難在渡處。渡處須極輕快。明理而有爽氣。纔不入講說家壁落。此是身分高貴處。

雖極說盡題。必有遠神。須向言外遊行。雖極空。冒題。必有正旨。須在言內埋伏。實者虛之。虛者實之。

相題之訣。只在善拆。善拆。便層出不窮。若囫圇寫。則無變化矣。用意之巧。只是善借。善借。便字字雋異。若呆實寫。則無生發矣。

引證題。叙事天然。議論天然。不患其不能整齊。但患其不能參差。呂子評語卷六 小題 十 餘編

整齊只是平庸。參差乃見奇巧。但又須尋作參差不覺作參差之妙。

凡題位甚窄者。逐節作緩緩。可也。開不可也。處處關合章義。點逗翻辨。皆所以避開也。又無閒筆。便是奇巧。

凡提挽以掩映爲巧。直犯爲拙。做上句便隱然有下句在。巧也。至其做下句處。竟若呆挽上句者。拙也。惟有意者能爲巧。人所知也。惟意盛者敢爲拙。人所未知也。

理題有經學氣。無講章氣。大是難事。

凡做極空活道理。其妙處只在靠實。凡文劈頭盡情駁翻。逼到開口不得。此下不爲大謬。卽成大奇。是

亦淮陰背水陣。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然議論痛快處。每不免蘇氏縱橫之病。又須分別。

文無典據不成其奇。然使搜遍周禮考工奇文竟安在。乃知仍在吾看題之頃耳。其法若何。曰。只要看得題字碎極活極。方能用得考工周禮等書以成我之奇。

凡文之妙在無閒話。搭題之妙尤不可有閒話。凡文之所謂閒話者。空放一句。便是閒話。搭題之所謂閒話者。實講一句。便是閒話。做上句。便有下句在。做下句。便有上句在。做中段。便有上下在。令讀之者。應接不暇。目不及瞬。方謂之無閒話也。

割裂題。全看他渾成。渾成者。奇巧之至。若出自然也。無奇巧而講渾成。則膚泛而已矣。忙窘題。全看他生發。生發者。博辨之至。確切不移也。無博辨而講生發。則粗鄙而已矣。

文貴雅而昌華而則。日見枵胸俚吻。集濃醞之鄙語。奉吉祥之乞詞。自以為爲得金馬玉堂之訣。不知其於題爲膚。於文爲俗。於品

呂子評語卷六

小題

十一

餘編

爲汚於心術爲邪也。

凡轉筆之捷。其來必紆。一句將轉。數句前必先有布置。其勢欲下。其理已足。故一句卽轉耳。若已至此句。然後索轉。只有撞壁住。豈能轉。又豈能捷乎。今人不求所以捷轉之法。而徒欲其轉之捷。其不入於空滑者鮮矣。

史記之妙。只是摹寫情事逼真。口角形神都到。而奇古在其中。法度亦在其中。非別尋奇古法度以爲摹寫也。

古人謂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予謂必行處要止。便止。止處要行。便行。方是文章之至。不如此。不足以爲奇。不足以爲橫。文只有襯托法。如爲長者折枝題。先出長者。見得長者之命極重。襯出折枝極易來。一襯法也。旣出折枝。見得折枝本易。縮轉爲長者。况乎有長者命在。亦襯法也。

層層逆入。故其勢益奇。其氣益厚。其鋒益利。假才情俗。陵駕只曉得頭。一皮粗淺翻頭。亦自詡逆勢。却是朱子所謂只弄成一條死蛇。不濟事。

頂上句陪本句。卽是糾纏。就上句脫出本句。便極清楚。一邊是從詞語上膠粘。一邊是就意思中褪出。老稚妍醜。迥乎其不同。如徒以頂接上文爲秘訣。猶皮毛之論耳。

文有一定做法。無一定局法。

凡奇文無確切根據。是爲野非奇也。

意中以爲必如此轉。偏不如此轉。意中以爲必不如此轉。偏如此轉。人不能轉之意思。看他轉出。人不敢接之句子。看他接下。凡有出落。必令我。不見其蹤。突然而出。令人大驚。此皆非時文家所有法也。

呂子評詩卷六

小題

十三

餘編

文有文之轉折。題有題之轉折。能使題之轉折。隨吾文之轉折。不以文之轉折。隨彼題之轉折。則得之矣。

吾嘗謂虛題看虛字。若豈惟民哉。句題。虛字却在兩頭。不特豈字一點便盡。卽哉字亦不可點。何也。哉字氣勢爲豈字所促。一點之後。再轉不去矣。只將惟民二字層次折翻。豈哉二字處處遮攔不放。末幅始出豈字。結句始煞哉字。非故爲做作也。題勢不得不然耳。

小題生發點綴。村學究皆能想及。此所謂臭腐非神奇也。其點鐵成金之妙。只在用筆處。得用筆之法。則尋常意思。皆成靈異矣。敘事題。却又於題外別尋情事。尋來又正是題中緊要。一句勝百句。一筆省百筆。故妙。不然。卽是節外生枝。屋上架屋。

極累墜題。舉之若無。西人精於轉重。奇在輪外用輪耳。皆鬪智不

鬪力也。

援引典據使俗手出之皆成臭腐故著色之妙亦如以索貫錢作家先要尋取這索子。

戲文字。

凡文之至者未有不動人者也其不動文未至也文至矣情卒不動者其今之文人乎何故曰其性與人殊但知文之能決科而不復知有忠孝也。

句句用突勢而能不竭者得轉換之法也轉換須先識死活以活路開以死路合自然轉換不竭矣。

凡空虛離遠之題須急尋根蒂用一敷衍閑話不著此是文家活路亦是文家死法。

呂子評語卷六

小題

三

餘編

凡著詞語只依稀彷彿者正如官司捉人只得其鄰附眷屬非正身也天造地設移易不得雖意思無加自能使讀者驚心動魄方知詞語原從意思生也。

還他步驟段落而段落步驟之中能見筋節此所以爲巧若使段落糊塗步驟竄雜先已轍亂旗靡矣更從何處設奇乎。

凡搭題因挽挈而生議論者大拙也卽議論而爲挽挈者大巧也學者當仔細參之。

陶士行之竹頭木屑方其藏之皆棄物也及其用之則至寶矣人不肯於平時收拾棄物顧欲以備倉卒之用難哉。

文不翻駁不奇翻駁不重亦不奇翻駁重而後有危險有危險而後有驚駭有驚駭而後有歎服然非大力不能舉也。

筆勢頓跌處不可直轉折處不可停渡接處不可順凡文皆然而

搭題尤甚。

雄瑋之論盤屈行墨。但覺安帖。正如毒龍蜿蜒於禁法指鉢間。直
絲絃耳。須知此是翻海拏雲力量。

人謂但題不難於堆積難於空靈。吾謂不難於輕秀難於質實。惟
不以詞勝而以意勝乃真。所謂空靈輕秀也。

長題不能駕馭。只坐無識。搭題苦多絆繫。只坐欠理。法成於識。巧
生於理。其不可方物處。正不可移易處。若離理識而別尋巧法。
卽走入拙工死路。曠劫無出頭日子。

用題中字而作鈎搭。最易牽纏無味。而能手但覺其靈快。何也。彼
以字面。此以意思。所謂意思者。只於賓主。反正間取之。而字面
隨之以出。若徒以字面則糾結填砌而已矣。○又須玩其筆妙。
人亦此意思。渠亦只此意思。而寫來自別。只是脫盡俗調。新選
呂子評語卷六

小題

十四

餘編

自開。看其轉折。出落絕不猶人。人所枉費氣力而不能達者。何
其省力而出色也。

今之小題家。大概坐不宵刻劃之病。然使今人爲刻劃之文。必成
奇醜。何者。緣不讀書。不過鄙俚杜撰而已。不讀書人。總無一而
可。今人挨家比戶。皆講變風氣。吾謂正難。有志之士。急多讀根
本之書。然後議變乃得。



